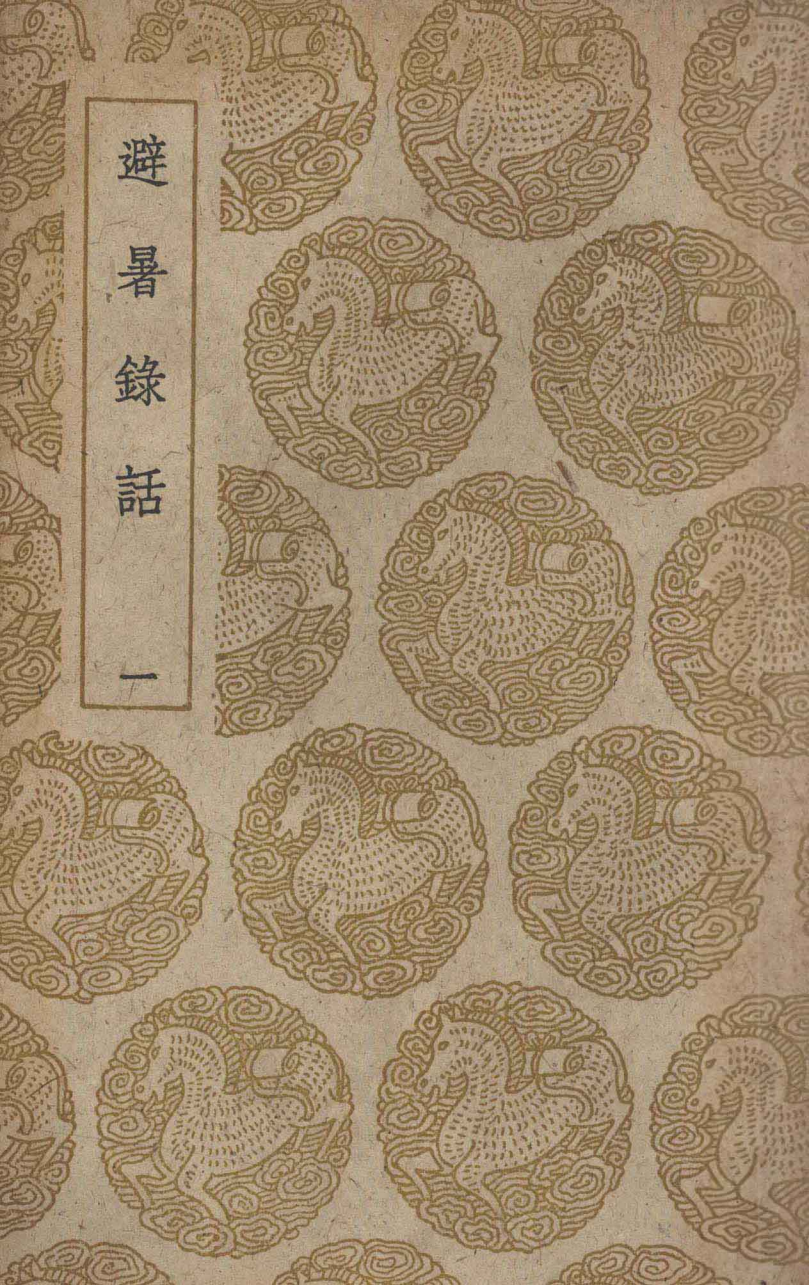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一





避暑錄話

(一)

葉夢得撰

避暑錄話卷上

宋 葉夢得少蘊 著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

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

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
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
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
孰若以蜜漬木瓜。檀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
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
求美。亦過矣。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
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
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
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
妄言之。于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
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
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荊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
非余頽惰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

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近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百計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洊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蕃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蕃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蕃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羃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

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哀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于五臟。而吾儒一于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于素問者。嘉祐末。有隸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于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

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于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寢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眞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潁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薛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邱壠。

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門聞歌。唄鍾磬聲自堂而發。業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于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扁鑱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旣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緡。卽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訖不

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魴鱖。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方且遜名未暇。尙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

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波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儒；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于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于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于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出筆。蓋出于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尙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于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旣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于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員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毫毫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于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卽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遣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慶歷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卽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成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蟻贖寺碑蓋嘗廢于會昌中蟻以己俸贖之蟻自言太和中嘗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卽須乘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蟻當時藩鎮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蟻奏狀後

具勅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勅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故牒與今尙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尙書省。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銜。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尙書韋。旁書使。亦當爲。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悞。嘗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于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于世間。醫書自言得之于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

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鼯。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鼯訴于陰府。力自辨。鼯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鼯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于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于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

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爲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爲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爲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于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羣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遊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適。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爲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爲雲也。雲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于此。爲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于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

解。吾常爲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舜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于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于朝。何傷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